

周希汉与周璇的欢喜姻缘

周希汉,湖北麻城人,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,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先后参加了鄂豫皖、川陕革命根据地反“围剿”和长征。周希汉能文能武,战功卓著,但在感情方面却似乎有些不开窍,好在全靠老上级陈赓帮忙,最终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。

初次接触印象不佳

1937年全面抗战之初,周希汉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386旅作战股股长。1939年,升任386旅参谋长。年近30的他婚姻问题引起众人的关注,旅长陈赓、副旅长李成芳等都放在心上,想着遇上个适合的姑娘就撮合一番。

一天,李成芳打电话给周希汉:“老周,你上次给人家照相,那个相片可洗出来了?别人今天来取了。”

李成芳同周希汉既是老战友,又是湖北麻城老乡。他拜托妻子李平想办法“迅速地”帮助周希汉“解决个人问题”。

想来想去,李平想到了在太岳行署当秘书的周璇。李平和老同学岳瑞清一起约了周璇,请周希汉用缴获日军的照相机给她们拍照。周希汉不明就里,有些心不在焉,给姑娘留下的印象平平。

出师未捷,但李成芳和李平并未泄气,夫妻俩又进行了新一轮策划。他们以交、取照片为由,分别约了周希汉和周璇同时到他们家里吃饭。让李成芳有些底气的是,那些照片拍得还不错。

饭吃到一半,李成芳夫妇借故离

去,留下周希汉和周璇。聪明的周希汉自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,可他的表现却大失水准。他俩谈了许多话,严格地说,是她说了许多话。而他像首长关心部下似的问了一些很乏味的问题:家在哪里,多大年纪,什么出身,参加革命前做些什么,想不想家等等。

其实,周璇是久闻周希汉大名的。当时太岳军区流传的一首歌谣这样唱道:小日本,你听清,太岳山上有陈赓。小日本,你别捣蛋,让你碰上周希汉……

周璇爱听这支歌,爱唱这支歌,也佩服周希汉。不过,周璇却没有想到要嫁给他。17岁的她还没想到过要嫁人。她性格开朗,工作泼辣,又年轻秀美,在行署也不乏追求者,但她想多做几年她所热爱的工作,不想年纪轻轻就成家。

拿下这个“阵地”

眼看周希汉接连受挫,给许多人做过“月老”的陈赓决定亲自出马,解决老部下的终身大事。

经过仔细询问,陈赓发现是周希汉“主观能动性有问题”。于是,陈赓召集“有关方面负责人”开会,让周希汉把他的顾虑给大家摆出来。众人听了便笑周希汉虽然打仗果敢,处理婚姻问题却婆婆妈妈。

陈赓一本正经地说:“你周希汉命中之要娶一个17岁的姑娘为妻呢!周璇同志今年是17岁吧?年龄正对。不要犹豫不决,像平时打仗一样拿下这个‘阵地’。”

陈赓一席话把周希汉心里的包袱

甩掉了,他抖擞起了精神,对周璇的关怀从一般的、空泛的变成了生动的、具体的。他身上的许多优点也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,她觉着他比别的相亲对象都好,心中甚至不再把他当成首长。他有钢铁般的力量,同他在一起时,她就感到世间似乎没有什么很困难的事。

正当两人感情渐深之时,周希汉被任命为南进支队司令,要率领部队去开辟新区。这一去恐怕就得很久,他想讨她一个底。

这天下午,他又一次把她从行署约到了旅部。周希汉开口说:“别人都在议论我们两个在谈恋爱。我大后天就要去岳南开辟新区了,恐怕最少要几个月才回得来。陈司令问我,咱们什么时候结婚。你看我该怎样回答他?”

毫无思想准备的周璇闹了个满脸通红。这也太突然了,她沉默了一会儿,慢慢地说:“你先去吧,结婚的事等你回来再说。”

“周璇上马”

周希汉回来跟陈赓说了两人交谈之事。陈赓劝他最好在走之前解决了,否则夜长梦多,并拍板干脆今日就办喜事。

周希汉忙说:“这怕不行,人家讲的是回来再说。”陈赓笑着打断他,说:“就今天了!”接着,他便开始分兵派将,哪个出面去请行署的领导,哪个去准备婚宴。

周希汉只好去跟周璇说:“陈司令讲,要你到他那里去。”周璇找到陈赓,见到的却不只是陈赓,还有太岳军区副政委周仲英。周仲英的妻子垣华是周璇的同学,所以他跟周璇很熟悉。

周仲英向似有所悟的周璇宣布了“组织决定”,周璇连说“不行”。陈赓说:“有什么不行?婚嘛,现在结回来结还不是一样?周希汉是个实在人,对他,你可不能马马虎虎的。”

天黑了,酒菜备齐,无非是拌土豆、炒土豆、焖土豆之类的,再加上临时从老乡家里买来的鸡。客人也即将到齐。行署的同志来到后听说是给周希汉和周璇举办婚礼,既吃惊又高兴,但还是埋怨没有提前

告诉清楚。

婚宴自是热闹的。周璇红着脸一语不发,人们只当她害羞,逗了她几句“保密工作做得真好”“真是有眼光”等等。

第二天,由于部队就要出发,需要周希汉处理的事很多,他请警卫员向周璇告了个假,便忙去了。

周璇开始还怀着羞怯和不安等着他。左等不来,右等不来,便有了一些怨气。分别前,周希汉发现,周璇的态度有些冰冷。

光阴似箭,当周希汉从岳南返回太岳军区时已又春回大地了。

安顿部队、汇报工作后,他让警卫员带着一些礼品去行署看周璇,并想接她回来。可警卫员带着东西原样回来了,陈赓指着警卫员说:“同你们首长一样蠢!一点都不会讲话嘛。下次再去,就讲拿回来首长要对你发脾气的。懂不懂?”

警卫员二次赴行署,东西留下了,可人还是没回来。当警卫员第三次带着周希汉的马到行署接时,行署副主任裴云生和两位处长出面,找周璇谈了话。她还是赌气说不能跟警卫员走。裴云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你这样闹情绪,不是让人家军区老大哥的同志们笑话咱们吗?”

周璇终于同意了,她和同志们道别,流着泪骑上了周希汉的马。

从此,行署多了一句笑话,连同原有的两句,总共是三句,叫做“刘来挨打”“赵子华哭妻”“周璇上马”。这三句笑话都与哭有关。刘来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,生性软弱,妻子却是很泼辣,他常眼泪汪汪地被妻子追打;赵子华是个财务干部,一次与妻子闹意见,妻子赌气跑了,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哭起来。当众哭泣的只有周璇是女同志,但她是个非常要强的人,而且是在去与婚后分别半年多的丈夫团聚,应是最高兴的时刻哭的。人们并不了解周璇的情况,也许还在猜测是否应了那句俗话:新媳妇上轿哭是笑。周希汉和妻子周璇,度过了他们跨越了年度的新婚之喜。

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,周希汉与周璇风雨同舟、恩恩爱爱地走过漫长人生的春夏秋冬……

据《世纪风采》李虹/文

诗人孟郊也有“社交恐惧症”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……”被称为“诗囚”(耽于作诗,仿佛为诗所拘囚)的唐代著名诗人孟郊,除了这首妇孺皆知的《游子吟》,他还写了很多其他的诗,内容多是世态炎凉、民生疾苦,读来甚是沉郁。

孟郊的诗不快乐,是因为他这个人活得不快乐。

史书里说,孟郊家境清寒,性格孤傲,不善言辞,书生气很重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孟郊有点儿“社交恐惧症”,既不擅长也不屑于拓展人际关系,很不合群。他将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诗里,没事儿就宅在家写诗。

当年轻小伙儿变成了老头子,书生意气就成了俗世笑话。史载,孟郊数次参加科举考试,然而科考竞争激烈,出人头地实在太难,孟郊数

次碰壁,一路苦吟,直考到四五十岁才中了进士,被分配到一个小地方当县尉。

当官不是孟郊的本意,而是他母亲的期待。孟母希望儿子出人头地,催着儿子读书考进士,催着儿子到洛阳参加铨选(选官考核)。

孟郊不懂溜须拍马,不愿交际应酬,困在官场异常煎熬。苦闷憋在心里无人倾诉,他便时常撂下公务,坐到水边发呆写诗。

下属动不动闹情绪旷工,孟郊的上司——县令自然很不高兴,又不好明着撵孟郊走,就扣了他一半薪水,另请了一个人顶替孟郊做事。县尉的薪水本就少得可怜,再这么一扣,孟郊只能拖家带口喝西北风了。最后,他不得不辞职走人。

据《洛阳晚报》张丽娜/文